

〔明〕

董其昌

著

画禅室随笔

宋明清小品文集辑注



3 宋明清小品文集辑注

画禅室随笔

〔明〕

董其昌

屠友祥 校注

上海远东出版社

画禅室随笔

(明)董其昌 著

屠友祥 校注

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政编码 200233)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插页 4 千字 185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613—527—8/l • 285 定价：14.00 元

校注画禅室随笔小引

屠友祥

摊烛作画，如隔帘看月，隔水看花，意在远近之间。此为董香光幽微独会之谈，几成寓境。帘水之隔，迷离惝恍，自然触发许多意趣。而此帘此水，引申而言，实即古人之笔墨。艺家透过前人行笔破墨之迹、经由前人续续相传的心眼，以观花月，以写造化。即便自然天地，也被纳入往昔艺家的风格框架内。董香光游吴中山，策筇石壁下，快心洞目，狂叫道：黄石公！载籍谓黄子久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篆中坐，意态忽忽。又每往泖中通海处看急流轰浪，虽风雨骤至水怪悲咤而不顾。自此，我们可以明晓画以山川为境，山川亦以画为境。董香光《画禅室随笔》着意阐发了这一艺术循环发展之链。至若绘画南北宗之论，意亦在觅及可隔的帘水，以求独成一链。如是，珍视真迹，自为题中应有之义。

董氏自述学书经历，谓初绝似晋人形模，遂高自标许，后在金陵见王右军《官奴帖》真迹，惊撼之下，为搁笔不书者三年。盖古人用笔用墨之妙，殊非石本所能传，尤其墨法之细润处，石刻古帖莫能措手，终与神化之境相隔。董氏即曾道及东坡《赤壁赋》真迹每波画尽处，隐隐有聚墨痕，如黍米珠，此正可盘旋玩

味，为悟入之处。既获笔墨之法，而后临仿古帖，则经镌石锓版而失的神态，庶几亦可以复活，即董氏《墨禅轩说》所谓死句亦活。就画而言，皴法为一据着之区，借以判别传承源流。董氏的一个先验的观念，即以为大家神上品，必于皴法有奇，又传承有绪。他据此断定赵孟頫《雪图》小桢为学王维，因其皴法为各家所不摄，推排下去，非王维莫属。后得见王维《江山雪霁图》真迹，所用皴法恰与其悬断相合。此事董氏平生一再道及，且许此图独具右丞妙趣，或是他视其为文人画宗祖这一立论的基础。

师古人与师造化无法分出彼此，也就是说，两者均具帘水之隔的用途，在此情状下，董香光以为须摄取其神气，一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而应观其举止笑语、精神流露处，此际产生的交互作用，足以使古人之作化为己作，己作延迁而为古人之作。一方面须摄取对方的神气，另一方面自身也应具备神气，董氏道巨然学北苑，黄子久学北苑，倪云林学北苑，同是学一北苑，而各各不相似，就在于取其神气之际自身亦具神气之故。要成为神品，就在于将吾神贯注进去，从未有学古而不变古的。董氏在这点上实在是揭示出了中国艺术发展史的血脉。他在六十岁时叙述自身学书所悟，谓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合古人之作不仅在绝肖这一面，还当求其神理血脉所自，如《兰亭序》甚至有以草体来临写者。董氏临颜帖，神采璀璨，以为即是不及古人处。盖渐老渐熟，乃造平淡，而平淡由天骨带来，不是后天熏染而成，为无可雷同的本我。合而后离，脱尽古人笔墨蹊径，一如哪吒析骨还父，析肉还母，方显露其独特的本我来。楞严八还义，谓明还日月，暗还虚空，诸可还者，自然非汝，不汝还者，非汝而谁？也是此义。董氏尊崇文人书画传统所凝成的韵致，并以此归析出派别线索来，而其高明之处，在于欲透过古人帘水之隔，显露出不可替代的原我，这与赵孟頫努力再现古人实是大异其趣的。

此次校注，以康熙十七年汪汝祿引刊本为底本，参校以康熙五十九年梁穆序刊本、乾隆三十三年董邦达序刊本及《石渠宝笈》续编著录之“董其昌论书”卷。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日

画禅室随笔

宋明清小品文集辑注

目录

卷一

论用笔	3
评法书	19
跋自书	48
评旧帖	75

卷二

画诀	93
画源	112
题自画	138
评旧画	152

卷三

记事	163
记游	169
评诗	171
评文	176

卷四

杂言上	183
杂言下	191
楚中随笔	198
禅悦	201

附录一

- 康熙十七年刊本引言 209
康熙五十九年刊本序言 210
乾隆三十三年刊本序言 212

附录二

- 董其昌传记资料汇辑 213

附录三

- 主题索引 225

附录四

- 人名索引 241

卷

一

论用笔

1 米海岳云：“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此八字真言无等等咒也。然须结字得势”。海岳自谓集古字，盖于结字最留意。比其晚年，始自出新意耳。学米书者，惟吴琚“绝肖，黄华、樗寮”，一支半节，虽虎儿亦不似也。

注释

〔米海岳云〕 米芾，初名黻，字元章，号襄阳漫仕、海岳外史、鹿门居士。《宣和书谱》卷十二谓其“博闻尚古，不喜科举学。性好洁，世号水淫。违世异俗，每与物迕，人又名米颠。善属文。……崇宁间……除书画两学博士。……大抵书效羲之，诗追李白，篆宗史籀，隶法师宜官。晚年出入规矩，深得意外之旨。自谓善书者只得一笔，我独有四面。……当时名世之流评其人物，以谓文则清雄绝俗，气则迈往凌云，字则超妙入神。……然异议者谓其字神锋太峻，有如强弩射三十里，又如仲由未见孔子时风气。”明顾复《平生壮观》卷二谓“米海岳上继颜鲁公于五百年后，下开董宗伯（其昌）于五百年前，一人而已”。“云”字《画禅室随笔》康熙十七年汪汝霖引刊本、十九年梁穆序刊本及乾隆三十三年董邦达序刊本均作“书”，今据清吴荣光《辛丑销夏记》卷五著录董其昌论书卷真迹改。

〔无垂不缩，无往不收〕 宋姜夔《续书谱》云：“真书用笔自有八法……若垂而复缩，谓之垂露。翟伯寿尝问于米老曰：书法当如何？米老曰：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后能之。”垂是指竖画，锋管齐下，势尽，则杀笔缩锋。宋陈思编《书苑菁华》卷二《翰林密论二十四条用笔法》云：“无垂不缩，此言顿笔以摧挫为功。”顿笔即止笔，取逆势，故有力。汉章帝时曹喜创此法。往是指横画、掠笔（撇）、波笔（磔笔，捺）。明汪挺《书法粹言》录元董内直《书诀》云：“无垂不缩，谓直下笔，既下复上，至中间则垂而头圆，又谓之垂露，如露水之垂也。无往不收，谓波撇处既往当复回，不要一撇便去。”明丰坊《书诀》谓：“无垂不缩，无往不收，则如屋漏痕，言不露圭角也。”不露圭角就是藏锋，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八录梁山舟论书也谈及此法，道：“藏锋之说，非笔如钝椎之谓。自来书家，从无不出锋者。古帖具在，可证也。只是处处留得笔住，不使直走。米老云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二语是书家无等等咒。”

〔无等等咒〕 般若波罗蜜多咒四名之一，此咒独绝无伦，故称无等等。僧肇注《维摩经》一云：“佛道超绝，无与等者（引按：此谓无等），唯佛佛自等（引按：此谓佛与佛之间道齐，为等），故言无等等。”此词为梵文 Asama-Sama 的意译。

〔须结字得势〕 一个字的点画之间，自有连结，有活的生命之力。后汉蔡邕《九势》说：“凡落笔结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势，递相映带。”如此方是活字。势为阴阳刚柔之力的呈现。《九势》一开首就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故曰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结字的分间布白，产生了生动的韵致，总揽了阴阳刚柔的群势，就是得势。董其昌题项圣谟《王维诗意图册》十二幅之首道：“画家欲繁处有萧闲之韵，简处有沉郁之

势。”也是“韵”与“势”相并而论，这与刻画细谨当然有别，可以说，所谓得势，就是有韵。

〔自谓集古字……比其晚年，始自出新意〕 比，意为到、至、及。米芾《海岳名言》云：“余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董其昌《容台别集》卷二云：“米元章书，沉着痛快，直夺晋人之神。少壮未能立家，一一摹古帖。及钱穆父诃其刻画太甚，当以势为主，乃大悟，脱出本家笔，自出机轴。”《容台别集》卷四亦云：“米元章为集古字，已为钱穆父所诃，云须得势，自此大进。余亦能背临法帖，以为非势所自生，故不为也。”所谓“自出新意”，谓其摆脱笔墨蹊径，成立一己的风格。《东坡题跋》卷四评草书云：“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可用以理解董评米芾“自出新意”之义。

〔吴琚〕 元陶宗仪《书史会要》云：“吴琚，字居父，号云壑，汴人。宪圣皇后侄，太宁郡王益之子。……性寡嗜，好日临古帖以自娱。字书类米芾。以词翰被遇孝宗。大字极工。”

〔黄华、樗寮〕 王庭筠，字子端，金大定十六年进士。调恩州军事判官，有政声。章宗时试馆职罢归，买田隆虑，读书黄华寺，因以自号。为文能道所欲言，晚年诗律深严，能书工画，尤善山水墨竹。张即之，字温夫，号樗寮，南宋历阳人。官至直秘阁致仕。以能书闻天下，特善大字，为世所重。两人时代相近，名高一时。元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十题张樗寮楷书公孙大娘舞剑器行谓：“黄华老人在金国，宋季独数张樗寮。似闻高艺两不下，各抱地势跨雄豪。”

〔虎儿〕 米友仁，字元晖，小字虎儿，芾之子。善书，得于家传。父作子述，识者谓宋之有元章元晖，犹晋之有羲之献之。

2 作书所最忌者，位置等匀，且如一字^{*}。中须有收有放，有精神相挽处。王大令^{*}之书，从无左右并头者。右军如凤翥鸾翔^{*}，似奇反正。米元章谓：大年《千文》^{*}，观其有偏侧之势出二王外。此皆言布置不当平匀，当长短错综疏密相间也。

注释

[作书所最忌者，位置等匀，且如一字] 晋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云：“夫欲书者，先乾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此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昔宋翼尝作是书，其师钟繇叱之，翼三年不敢见繇，即潜心改迹。每作一波，常三过折笔。每作一□，常隐锋而为之。每作一横画，如列阵之排云。每作一戈，如百钧之弩发。每作一点，如高峰坠石。□□□□，如屈折钢钩。每作一牵，如万岁枯藤。每作一放纵，如足行之趋骤。”宋姜夔《续书谱》亦道：“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古人真书之妙，无出钟元常，其次则王逸少。今观二家之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书判取士，而士大夫字画颇有科举习气。颜鲁公作干禄字书，是其证也。矧欧虞颜柳前后相望，故唐人下笔，应规入矩，无复魏晋飘逸之气。且字之长短大小、斜正疏密，天然不齐，孰能一之？谓如東字之长，西字之短，口字之小，體字之大，朋字之斜，黨字之正，千字之疏，萬字之密，画多者宜瘦，画少者宜肥，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耳。或者专喜方正，极意欧颜。或唯务匀圆，专师虞永。或谓稍扁则自然平正，此又有徐会稽之病。或云欲其潇洒，则自不尘俗，此又有王子敬之风。岂足以尽书法之美哉。”

[王大令] 王献之，字子敬，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清峻

有美誉，而高迈不羈，风流蕴藉，为一时之冠。黄庭坚评道：“余尝论近世三家书，云王著如小僧缚律，李建中如讲僧参禅，杨凝式如散僧入圣，当以右军父子书为标准。观予此言，乃知其远近。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淳古，少可恨，弥觉成就尔。所以中间论书者，以右军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尝以右军父子草书比之文章，右军似左氏，大令似庄周。”黄伯思评道：“张怀瓘云：子敬草书幼师父，而后法张芝。仆谓献之行草亦然，模矩虽出于逸少，而笔气飘飘已面元常庭域矣。故自谓与尊故当不同，人那得知。非夸辞也。”

〔右军如凤翥鸾翔〕 王羲之，字逸少，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晋书·王羲之传论》赞云：“观其点曳之功，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董其昌《容台别集》卷三云：“大令《辞中令帖》。……观其运笔，则所谓凤翥鸾翔，似奇反正者，深为漏泄家风。”

〔大年《千文》〕 赵令穰，字大年，工草书。米芾《画史》谓：“唐越国公钟绍京书《千文》，笔势圆劲，在丞相恭公孙陈并处，今为宗室令穰所购。诸贵人皆题作智永，余验出唐讳缺笔，及以遍学寺碑对之，更无少异，大年于是尽剪去诸人跋，余始跋之。”《停云馆法帖》卷五录米南宫草书九帖，内一尺牍云：“吾友何不易草体，想便到古人也。盖其体已近古，但少为蔡君摸脚手尔。余无可道也。比稍用意，若得大年《千文》，必能顿长，爱其有偏侧之势出二王外也。”

3 作书之法，在能放纵又能攒促^{*}。每一字中失此两窍，便如昼夜独行，全是魔道矣。

注释

〔能放纵又能攒促〕《东坡题跋》卷四跋王晋卿所藏莲华经谓：“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倘若大字而结密无间，小字而宽绰有余，即是能放纵又能攒促。《东坡题跋》卷四题醉草又谓：“吾醉后能作大草，醒后自以为不及。然醉中亦能作小楷，此乃为奇耳。”醉中自然趋于放纵，然亦能作小楷，则又具攒促之善了。刘熙载《艺概·书概》云：“结字疏密须彼此互相乘除，故疏不嫌疏，密不嫌密也。”也是此理。

4 余尝题永师^{*}《千文》后曰：作书须提得笔起，自为起自为结，不可信笔^{*}。后代人作书，皆信笔耳。信笔二字，最当玩味。吾所云须悬腕须正锋者，皆为破信笔之病也。东坡书，笔俱重落，米襄阳谓之画字^{*}，此言有信笔处耳。

注释

〔永师〕元陶宗仪《书史会要》云：“释智永，会稽人，晋右将军王羲之九世孙。出家居永欣寺，学书以羲之为师法，笔力纵横，真草兼备，绰有祖风，为一时推重。求其书者，户外之屢常满，门阑穿穴，以铁固其限。尝作真草《千文》传于世，学者率模仿焉。”

〔不可信笔〕清朱和羹《临池心解》云：“信笔是作书一病。回腕藏锋，处处留得笔住，始免率直。大凡一画起笔要逆，中间要丰实，收处要回顾，如天上之阵云。一竖起笔要力顿，中间要提运，住笔要凝重，或如垂露，或如悬针，或如百岁枯藤，各视体势作之。唐太宗云：竖画起不顿住，走下虽短不能直。凡一点起处逆入，中间拈顿，住处出锋，钩转要行处留、留处行。思翁（董其昌）云：须悬腕须正锋，此皆破信笔之病。”

〔画字〕 米芾《海岳名言》云：“海岳以书学博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世者凡数人，海岳各以其人对曰：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书画之理有相通处，然书多用正锋，画多用侧笔，苏轼书多为偃笔（黄庭坚《跋东坡水陆贊》谓其“腕着而笔卧”），所以米芾说他画字。一般讲来，正锋或者说藏锋正书（姜夔《续书谱》：“笔正则藏锋，笔偃则锋出。”），往往力透纸背，而信笔则无力，本卷第十七则就说及这个道理：“作书须提得笔起，不可信笔。盖信笔则波画皆无力。提得笔起，则一转一束处，皆有主宰。转束二字，书家妙诀也。今人只是笔为主，未尝用笔。”提得笔起，就是使笔直，用正锋，就需要悬腕。明汤临初《画指》卷上云：“盖悬腕则掌自虚，掌虚则笔自直而众指俱得力为用，指各得力，则前后左右轻重疾徐，罔不如意。”而“东坡不善双钩悬腕”（《山谷题跋》卷五跋东坡论笔），故致画字之诮。

5 笔画中须直^{*}，不得轻易偏软。

注释

〔画中须直〕 笔正，则锋藏画中，处处皆直。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七云：“江南徐铉善小篆，映日视之，画之中心，有一缕浓墨，正当其中，至于屈折处亦当中，无有偏侧处，乃笔锋直下不倒侧，故锋常在画中，此用笔之法也。”欧阳辅《集古求真》说藏锋即中锋，他道：“世人多目秃颖为藏锋，非也。历观唐宋碑刻，无不铦铩利，未有以秃颖为工者。所谓藏锋，即是中锋，正谓锋藏画中耳。徐常侍（铉）作书，对日照之，中有黑线，此可悟藏锋之妙。”柳公权答唐穆宗问笔法道：心正则笔正。这是由于柳用软笔之故，